

## 英日談判期中英議會之外交辯論

## 東序

英國議會已於八月四日休會，在休會前之一星期內，曾對遠東及歐洲問題舉行數次重要辯論，其中尤以對遠東政策之辯論為最重要，因英、日二國在東京談判中成立初步妥協後，其遠東政策之發展極為一般人所注意也。

在七月三十一日衆院之外交辯論中，關於遠東問題首由反對派自由黨首領辛克萊宣稱，在中日鬪爭中，英國不能中立，因英國在天性上，必須同情中國。渠質問，英、日間近頃成立之協定，對於政府協助中國，是否將發生障礙？又政府是否拒絕，將天津之中國存銀，移交日方，藉免減弱中國抵抗之力量？辛氏更敦促政府，與各自治領進行協商，俾能在最早之

可能期中，對於英日商約，採取行動。氏稱：「英國決不能再失去與美國在遠東合作之另一機會。」保守黨議員米林於述及日本對於貨幣問題之要求時，請首相考慮，渠是否能更進一步宣布，英國不僅不作任何事件，以贊助日本之要求，吾人且將有所動作，以阻止日方行動之實現。渠認英國並無理由，不跟從美國之榜樣，而宣布廢止英日商約。米林述及英日協定之公式時，稱，如日方在字句意義以外，不能更有所獲，渠以為此將為英國外交之勝利；但整個問題，在協定之結果若何，以及日本對英，是否曾有要求提出。如日方要求英國，支持彼等之「貨幣」，則有一不同之情勢發生。吾人有條約與長期友好邦交之約束，勢須贊助一

自由與獨立的中國之完整。英國將不能容認任何辦法，使日本脫離其領袖所造成之錯誤與侮慢的不可能的地位。米氏於結束時稱，吾人可使用經濟與財政報復之廣大的辦法，逼迫日本政府，對於英國之利益，作另一種的待遇。但渠寧願此項事件，能以友誼討論之合作方法，加以解決。

張伯倫首相關於遠東政策辯論之答復，大致如下：

一般誤解英日協定，殊屬可惜，該協定之公式，祇是聲嚴事實。該協定未嘗表現政策之轉變，亦非承認日本有交戰國之權利，既無棄置英國在華利益，亦未捐棄屬於第三國之權利。至謂英國是否將助日本以保全其已得之利益，並不妨礙其繼續進展，不獨跡近中傷，且且有損英國之令名。要之，不我親者，何為而助之？余請再度聲明，英國遠東政策決不因第三國之請求，而予以變更，日本亦未嘗作此請求。關於英日談判，當前頗多困難，最低限度，華北現正不斷擴大反英運

且皆為日人所主使。余不得不加以聲明，此種事態倘不止息，則英政府不能不對此取嚴重之立場；且將使談判之展延，「成爲極端困難」。云。關於中國白銀問題，除非其他有利益關係之國家，作充分意見之交換外，余不能加以討論。關於美國最近之行動，余信英、美兩國一般的目的，密切相同，但一方所作爲者，不一定須與他方強同。余可確實向衆院擔保，政府對於美國，平行動作，如屬可能，認爲非常重要。關於英國現時所作與行將採取之動作，均將隨時通知美政府云。

張伯倫演說後，艾登會繼之發表演說，極力稱讚中國抗戰力之強大，其言略謂：

關於遠東時局，首相所作聲明，義正詞嚴，殊堪稱道。遠東時局，有一點極顯明，即日本征服中國計劃，已告失敗，中日戰事，何日可以結束，此殊難逆觀，蓋在兩年之前，已覺遙遙無期也。自去秋以還，中國士氣民心以及團結能力，均已重復振作。在未淪陷之區，匪特軍隊改編完成，且正在興建工業，吾人欽佩之餘，自當熱烈予以稱道。日本因在軍事上未能獲致全勝，乃欲促中國幣制之崩潰，以達到勝利目標，其要求英國將津租界內中國存銀交付日方，並承認日方所控制銀行之紙幣，無非欲遂其打擊中國法幣地位之陰謀，既使英國與之沆瀣一氣，英國若果照辦，不啻接受外國獸書式之命令，而改變其政策，影響所及，吾國在中國暨在東方各處所保有之利益，均將爲所妨礙，自不可行。首相茲已堅決聲明，決不徇外國之請，改變對華政

策，殊可欣幸。余並願政府再進一步，明白表示對於中國法幣當受顧予以支持，則更善矣。時至此日，英日關係倘欲予以改善，當以日本在華中止鼓動反英活動爲其條件，否則英國不乏力行動能力，此種行動方式如何，可於美國宣告廢止美日商約一舉，窺見一斑。吾國政府如以此意昭告日本政府，全國輿論，必能予以贊助，固毫無疑義也。

關於歐洲政策之辯論，亦由辛克萊首先發言。辛氏先引述外相哈里法克斯最近演說一句警語：「吾人當前工作，厥爲抗拒侵略。」辛氏聲言，兩反對黨領袖對哈氏此言，早已表示絕對擁護，今所不能已於言者，即首相仍有妥協之傾向，其對抵抗侵略，未有哈氏之決心。自由黨全體亟望對蘇談判，有新保證，而衆院此時，尤不應閉會。彼認爲早應向衆院將整個談判經過，加以報告。觀史達林及其他蘇聯政治家之演說，與蘇政府機關通過之議決案，可見蘇方相信如協定成立，實對蘇聯人民，大有裨益。因此，懷疑蘇聯之心理，可告澄清，而應與蘇聯爲友。爲表示友誼與尊重起見，吾人必須派一要員，前赴莫斯科，與蘇方當局，商討一切。

# 世界小諷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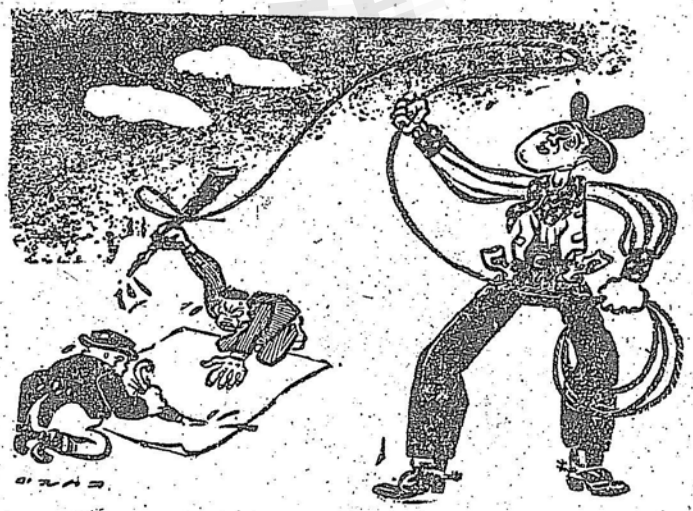
日閥致命的打擊就要到臨了。



捷克、西班牙及但澤諸事件，足以證明「間接侵略」一辭，必須加以切實之定義。辛克萊繼謂，彼對政府當局竟在事實上承認德國統治捷克一舉，不無遺憾；惟政府能堅固其立場，對於德方之要求，並不降服，捷克事件，不允予以法律上的承認，不無可以告慰之處。辛克萊論及但澤情形時，謂局勢仍緊，星星之火，足使整個歐洲陷於火焰之中。如欲維持和平，中止侵略，政府必須告知吾人及德國以最低限度之容忍。辛克萊又問，如匈牙利一旦成爲侵略之犧牲者，而波蘭又決定爲其獨立而抵抗，則英國是否將認爲此英國之責任，而助其抵抗和平陣線中之一切份子，應表示將與其他國家（包括德義）利害均沾，如是，則「包圍政策」之責任，將由德國負之。打破此種「包圍政策」之權，完全操諸德國之手，彼隨時可成爲法律地位，絕對平等，不擴軍，接納第三者之裁判，與法律之限制集團份子之一。工黨議員達爾頓謂，反對黨方面，極端反對長期之休會，而應與各部對國際局勢維持密切接觸。繼對英蘇，英

波談判之進行遲緩加以抨擊。論及英、蘇、法參謀會議時謂，彼希望參謀團員，能爲政治人員之模樣，作一良好之先例。最好由哈里法克斯往蘇，或邀莫洛托夫來英。如張伯倫能與史達林會晤則更佳。如希特勒確知蘇聯與英、法步驟齊一，則最低限度，今年將無戰禍，或更能獲得長期和平。

關於歐洲問題之責問，張伯倫隨起致答，謂，彼現正主持若干對外談判，其中有至微妙者，足以須慎加考慮，方能置一辭，就議員設問者，亦應同一慎重。張氏謂，自三月以來，擴軍工作，大有進展，國防日臻鞏固。聯合法國與波、土兩國之約定，對於建立和平陣線，實至關重要。向羅、希兩國提供之保證中，曾將援助之意，加以闡明。對蘇談判，英政府實具致誠，「惟余今日之不能加以報告者，有極大之理由在。余確知若干國對此談判，異常嫉視，而企圖離間英、蘇兩國。英、蘇、法三國，對於「間接侵略」定義，尚未獲得一滿意之定義，實無祕密可言。惟三國皆知「間接侵略」之危險，不下直接侵略，



西方遊俠破壞了「××××××」

116438

是以皆願尋求一完滿辦法以抵抗之。同時，吾人不願干預他國之獨立。英法之所以對蘇定義，未能同意者，蓋認為蘇方所主張之方式，未免對他國之獨立，稍含有干預之意也。至於暫時協定，首相謂蘇方主張除非已獲得一致同意，不願簽訂任何協定。論及今日宣布之軍事會議，張伯倫謂，此舉實開歷史之先例，英法兩國曾同意在未締成政治協定前，即行派出代表團。「當吾人同意在未獲得保證，俾在政治問題上成立協定前，即行派出海陸空軍代表至蘇，討論如何草就軍事計劃，此舉實已表示有絕大之信心及強固之意願，以完成此項任務也。蘇外委長莫洛托夫曾表示，如吾人開始軍事談判（彼對此極為重視），則政治困難，亦易解決。吾人對莫洛托夫之見解，認為相當重要，並希望終能實現。」張伯倫繼而論及但澤問題，謂當地情形，會引起各方之憂慮，此事須加縝密注意。邊境上雖會發生事件，惟波政府仍能鎮定如常，相信波政府當能繼續維持其智能及政治家之容忍態度也。張氏繼謂，

每人必須承認，在此戰爭武器，各方齊施之情形下，實難尋找一免去戰爭之解決辦法。不幸毒性之宣傳運動，已使各國間形成惡感。如此種宣傳，予以終止，並能恢復歐洲國家對於和平之信念，則無一問題，不可由或不能由和平談判，而加以解決，如能達到此目的，則各關係方面所獲得者，奚可勝數？然後更進而發展國際農工業，則人民境況，亦將獲得一致之改進也。

當八月四日下院休會時，對遠東問題又有一度熱烈之辯論，議員培克首先起立質問其詞曰：「日本今次向中國侵略，實在係最殘忍最不合法的戰爭，為自有戰爭歷史三百年來所僅見。這種可恥的殘忍行為，將來自然永留污點於歷史之上。據美國國務部統計，日本對美國人民的損害，統有六百餘宗，對英國人民的損害，約有千餘宗。日本之最後目的，無非將西方人民逐出亞洲。中國的損失，與日本的損失較，目前中國已大為減少，而與日本相等。日本唯一之希望，便是打倒中國之游擊隊，為



不得其門而入。

求達到此項目的，便要毀滅中國農民對法幣之信心。」最後，培克敦促政府廢止英日商約。

張伯倫之答詞如下：

「最近數月來，日本破壞英國權益之事件甚多，政府自然反對甚力，本人亦不欲將英政府反對之態度，加以減輕；不過，現在擬請各議員本計一事，這便最英國之處境，確甚困難。美國之地位，和歐洲隔離，自不能與英國同日而語。我們何嘗忘記日本屢次侮辱及傷害英國之人民？不過英國所能做到的事，目前卻有一定的限度。在目前，英國遠東艦隊，不能強逼日本一遇戰事，英國不能不從國內加派艦隊。英國處此困難情形，與其輕於一戰，無寧於不妨礙英國基本原則之範圍內，以談判求得解決。我想，英國人民，散處於中國各地，手無寸鐵，假定英國決定明日真的開戰，英國事實上亦不能保護全體僑民。英國之責任在保僑，我們實在不應令在華僑民的處境，如水之益深，如火之益熱。」

張伯倫至此，遂對駐日大使克萊琪辦事之機巧勇敢及鎮靜，表示敬意。繼稱：「關於東京談判所定之臨時方式，我們不必注意到解釋的言詞，而應注意到解釋的事實。祇要英國政府肯說，此種方式，並不包括英國政策之改變，則這句話便較之任何事件都來得重要。事實上，英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此種方式，僅足令英國能藉此解決天津問題之若干種困難；並足令英國與日本達到一種調協。我們對於協定，應該體諒。」

東方雜誌 第三十六卷 第十七號

現代史料

觀察，不能斷章取義。我剛纔所說，十分坦白，我之所以如此坦白者，因為我知道在東京方面主持談判的日本人，並不像其他在華日本軍人之蠻橫無理。有人說，日本人要求在天津租界內，共享警權。我不曉得所謂『日本人』者，究係何指？照我所知，東京的日本人和天津的『日本人』，有點不同。當然，倘若遇見有懷疑的時候，自然以東京的『日本人』為準。現在東京舉行之談判，並不以共享警權為基本，而以警權仍屬於天津租界工部局為基本。關於四華人嫌疑犯問題，培克先生要求政府保證不要引渡日方，培克先生之為此言，我並不怪他，因為他沒有法律的頭腦呀！

培克起立曰：「現在不是談我個人有沒有法律頭腦的問題，而是談英國國家榮譽的問題呀！」

張伯倫曰：「我和你的意見，完全相反，因為法律要講證據，倘四人犯罪的證據充足，英國把他們交付日方，培克先生能謂此舉有傷英國之榮譽嗎？英國人的理由始終是無證據便不能交人。日方現已提出證據，英國正在審查中。在法律專家未決定前，我不能預說其結果。不過將來若四人之犯罪證據充足，則英國除引渡之外，別無其他辦法。」

關於天津之白銀問題，張伯倫稱：「此事之困難，在前變方曾同意將此問題作為地方問題。白銀係儲在天津。貨幣問題，則係指天津貨幣流通而言，英政府認為論及天津問題，勢難不及其他。不論其為白銀或貨幣問題，其範圍當然較天津為大。這兩點並不祇與英政府有關，我曾明告日政府，吾人不能單獨與日本解

「我們同盟，你做先鋒。」



決白銀貨幣問題，他們得向其他政府進行商討。我承認培究所說的維持中國幣制和中國繼續推行其游擊戰的關係，至於廢除英日商約問題，日內瓦和比京會議，並沒有說要廢除此約，但我不說要廢除此約，並不是我已決定不加廢除，希望對此不要誤解。如要廢約，也得在宣布後十二個月實行，其中還有若干自治領的條約關係，因為廢約須與自治領進行商討，我實不能不顧慮事實。「我們在歐洲已負有很重的責任，一有事件發生，本國便得加入作戰，所以不能再在遠東負有同樣的責任。這裏有一國擁有不可計量之富源和具有堅決心精神的人民，但能為我助者亦有限。吾人之情感，或因遠東情事而益感奮激，我亦同具此感，當我聽到或讀到當地的情形時，不覺熱血奔騰；但是我們不要忘卻我們已負之責任，或國民所處之地位。」

最後張伯倫謂：「吾人將繼續努力進行談判，維持支配吾人在當地之態度和當地英國人民利益的最大原則。吾人將努力表示忍耐和合理的溫和，了解一切不幸情事的背景。在華日人，或者真的懷疑吾人對彼等之態度。吾人不要忘記，在未來的幾個月，中，或將有更大和更近的問題要待考慮，吾人應保存實力，以應付任何足以發生的緊急事變。」

在八月三日貴族院中，對於遠東及歐洲問題亦有極熱烈之辯論。由工黨首領貴族史耐爾首先發言，稱首相對於詢問消息之議員，

輒表示一種刺激不平之神態，宛如一虛驕婦人之所為，非所宜也。政府多少在曖昧的氛圍中，進行工作。除去政府在萬不得已時，稍稍透露一點消息外，議員等如欲知消息，惟有依賴報紙。史氏繼即質問外相哈里法克斯，請其闡明「東京公式」之意義，並擔保英政府對華政策，無有變動。彼更進一步請政府擔保，繼續支持中國貨幣。述及蘇聯時，史氏稱，莫斯科談話情形，似繼續令人失望。渠意並不指英國須單獨負責，但渠觀「東京公式」成立之迅捷，與莫斯科談話之緩滯，相形之下，自不能不促起渠之注意也云。

貴族薛西爾繼起發言稱，渠願政府對於遠東政策能作較肯定與明瞭的闡釋。首相之宣言，令渠心中對於此項政策，究為何物，仍不能無疑。薛氏主張，政府方面應表明彼等並不懼日本之報復。渠稱，英國在遠東之屬地，如遭遇可能的海上的攻擊，地位仍屬艱窘，對此層渠亦明瞭，但日本在華獲得勝利之可能，吾人更不得不加以考慮也。「後一舉，如果實現，則

吾人全部所有，勢將一掃而空。凡有理智之人，決不懷疑此為必然之結果。日人一經毀滅中國，將必轉而毀滅吾人。」薛西爾隨述其本人在外交上與日人接觸所得之經驗稱，對日稍一退讓，必引起進一步之要求。日本業已表明其對一切國際義務及正義原則之蔑視，而中國則以絕對適當之行動，履行每一個義務。故深覺英國若採取一種利於日本而不利於中國之行動，殊屬屈辱難堪。況此種所為，何異放棄一個努力奮鬪守信重義而極應援助之國家。薛氏尤不以張伯倫所謂「中日鬪爭之公正不偏之解決方法」一語為是。如此，則英政府顯欲置中日兩國於均等之地位。渠以為日本之侵略，實為歷史上最無理由之一次。日本之目的，早被斷定，初步則統治中國，再則統治亞洲，馴且盡驅歐洲人士於東亞商場之外。日本軍部此種政策，適與德國現時之政策巧合。此一部分之原因，即因日軍係為德國所訓練，彼等不僅授予日軍以軍事上之技巧，且予以對於政治與國際問題之觀念。薛氏稱，渠希望

外相宣布關於美國宣布廢止美日商約事，將採取何等之平行行動云。自由黨議員貴族台維斯對上述演詞，予以贊助。渠稱，吾人對於中國政府，應從各方面予以贊助，如必要時，可驅逐在英帝國領土上之日僑歸國，並與日本斷絕經濟關係。

繼由薩穆爾發言，請政府明白聲明，關於「東京公式」之宣言，適用於贊助中國貨幣之需要，蓋此為今日中日鬪爭中之一極重要點。遠東問題困難之發生，大半係起因於日本政府之二元性。日政府當局常為軍閥所挾制，而軍閥又時常為少壯軍人所挾制，此點殊屬不幸。大英帝國之政策，並無理由為日本少壯軍人之暴力所影響。吾人相信，日軍對於侵華作戰之挫敗，非常失望。在作戰一年後，彼等現已發生一種憤怒的情緒，與一身陷泥淖中之人，其感覺相同。日軍閥感覺，彼等此項情感，必須覓得一犧牲的對象，以資發洩，頃聞英帝國已被視作此種之對象矣。薩氏於是述及美國最近所採兩種「極關重要」之行動，「不僅

為保全其在東亞之經濟利益，而係因其感覺

此乃美國對全世界應盡之義務。」其舉動為何即調大西洋艦隊前往太平洋，及廢止美日商約協定是也。關於後者，絕不能視為純屬商務關係無疑的，此舉實有政治重要之作用。據是以觀，英國準可引以自勵，拒絕因受壓迫而自甘屈服。有一點英政府不可忘懷之事實，即澳洲對一切太平洋問題，實具有最大之利害，尤以對日本之關係為然。在「一九一八」之滿變中，無疑地澳洲之利益，實予英國政府以極大之影響。渠深信，澳洲政府及人民，必已認清不斷退讓之政策，非獨難望成功，抑且有損英帝國之尊嚴及利益。薩氏對英政府在星洲所採取之步驟，極表贊成，並深信東京談判若告失敗，日本之壓迫將更增加，則英政府必將考慮如美國最近所採取之行動。政府若決定必須廢止英日商務協定，於十二個月前照會日本，全英人民必盡贊同，如此，英國可與美國共同實行對日，施以最有效之經濟壓力。英美可以停止供給日本，而日本缺乏供給，即無力

繼續作戰。

貴族伊理班克繼起發言，亦引遠東問題，促請哈里法克斯向全院作有力之聲明，英政府無意交出天津英租界內之中國白銀，及承認「聯合準備銀行」之鈔票，蓋因張伯倫在衆院之報告，殊欠肯定也。伊氏復轉論日本在華之軍事地位，略謂，日本入超增加，金準備縮短，而游擊隊更阻止其獲取鐵、煤及棉花。華北方面，日本迭受挫折，而據可靠消息，蘇聯之壓力已迫使日軍退入「滿洲」。伊氏隨曰：「在此種事實明示之下，猶謂吾人如採取強硬之立場，則日本將對吾人宣戰，實屬無稽之極。」據伊氏之觀察，東京談判必須繼續，然鑑於日本國內尚有思想緩和之分子，且最後必須由此輩溫和分子，方可制止軍閥之跋扈，故渠以為，英國宜採取一種與美國合作之行動。英國應採取一較強硬之政策，在一短期內，戰事即可停頓。如是，即可着手調停，而使戰爭告一結束矣。

外相哈里法克斯對各議員質問之答復

議會各方面之演詞，似對於英政府近頃與日方簽訂協定之結果，以為將令：(一)英國改變根本政策；(二)吾人之簽字，即係承認在華有交戰狀態發生；(三)違反吾人在國聯決議案下所負義務之精神；(四)違反九國公約，此乃一危險之舉；(五)以一般言，即係容納吾人前此所曾經譴責之行動。現時余欲坦率聲明者，即據余之判斷，凡採取此種觀念者，既屬不明該協定明白的條款，且亦不明英政府本身對於該協定之闡釋。」據余在印督任內所獲之經驗，即可明瞭安坐在倫敦之人士，對於該審慎草成之協定之正確涵義，非常難於理解。「在此種情形下，頗足以予反對者以離間之瑕隙。彼輩因協定而提出此項草率之指責者，實已忽略一點極重要之事實——

余當日下午聆取之實備所造成之印象，正為敵我者切欲陷我於困境所企圖製造之印象。職是之故，吾人務須審慎將事，毋墮敵人術中。余認為根據極小限度之事實，而造成極大限度之猜疑一點，未見有何裨益。各人亟應注意者，為日本政府未嘗要求英國政府更變其整個政策，縱使日方果提出此項要求，英國亦斷難答應。英國因該公式而造成者，祇為聲明吾人似以為存在之事實，及企圖以一種實際之方法，商討天津形勢發生之背景。即不以錯誤構想，加諸該方式，天津問題已難期成立協定，故為今之計，切勿令克萊琪之工作，受到不必要之障礙。克萊琪現正同時以強硬之態

度及諒解之情緒，力求獲致解決。因此，余希望勿作足以被視為有侵略性之舉動。英國政策，志在促進和平及國際秩序，頃正努力於下列兩事。第一，即係對於一切有關係方面，能協助獲得一公正解決辦法；第二，為英國狹義的利益計，在目前艱巨之情勢中，能獲一於中日兩國利益無妨礙之辦法。

「以上所述，貴院內或有人認為太過樂觀，但照本人之意見，則認為談判之是否有成，與其謂為由英國之態度決定，毋寧謂為由日本政府之態度決定之。所謂日本政府之態度者，即日本政府有無將地方事件與一般事件分別解決之意，及其分別之程度，究係如何是也。」

關於最近克萊琪與日本首相會見一事，哈氏稱：「本人曾得到克萊琪之報告，但當時本人所得之報告，實有錯誤，假如當時本人非因報告之錯誤，則政府自然不致接納本人之見解。」關於天津之封鎖及淪陷區內之反英運動，英政府對之，自然極度注意。且本人之意見，認為日本政府與人民必須承認下開之事實，即此種反英運動，繼續存在，亦不能離開中英兩國繼續增長之關係。於此有應注意者，即前此英日兩國政府所協定之方式，中間曾規定日本政府應負責估領區域之治安，因此英國政府切望日本能根據該方式的精神，壓制此項反英運動。吾人應記得，有若干問題，雖可稱為地方事件，但其性質實較地方事件為寬泛，並且牽涉到英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本人在貴院內曾經說過，有一部份事件，英、法、三國實有共同

利益，而此種事件，三國政府之目標，實密切相同。英國政府誠知三國合作之重要，故英國一切行動或意向，無一次不向該兩國政府通知。三國政府之行動，本不需同時，亦不須一致，美國最近關於商約之磋商，即係合作之一端。本人認為英國有廢除英日商約之可能，但張伯倫首相曾於上月三十一日在衆院說過，此事應予以慎重考慮，蓋須與各自治領交換意見也。關於此事，本人不願作進一步之申述。」

關於台維斯爵士所提出之保障英國領事裁判權問題，哈氏稱，關於中國之領事裁判權，日前日本曾致函英國，本人對該牒文，已加研究，並向日本通知，謂英國截至一九三一年止，已差不多和中國政府解決了領事裁判權的問題。自日本佔據滿洲後，英國在該地之領事裁判權，業經停止，但英國政府之牒文，曾聲明倘和平恢復，中國有絕對獨立之政府時，則英國願意與中國談判領事裁判權及其他問題。基上原因，英國對於代表英國往日政策之原有條約，固非絕對不能變更；英國對於日本在華之行動，固不欲隱瞞其觀感；英國關於本身一切利益，尤其是在華之利益，固常加以考慮，不過，英國對於日本基於地理上及經濟上所應享有之特殊利益，亦準備予以承認。

關於中國幣制及存銀問題，哈氏稱，關於此事之提議甚多，但未有提議足令人滿意者。英國政府現正研究各種可能辦法，但在研究時，並不會忘卻對中國政府及對其他九國公約簽字國家之責任。關於繼續援助中國幣制問題，哈氏稱，此事在中國政府方面



固利害參半。同時英國目前亦有其他財政問題。應加考慮。

關於英國駐華武官斯比爾發日方扣留一事，哈氏稱，此事實不能令人滿意。克萊琪曾屢向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本之答覆，僅為該案即將審判完畢。最近數日，日本政府表示，該案於最近的將來，便有解決希望。日方對於斯比爾之長期被扣，並未加以解釋，則英國政府之觀感如何，不問可知。斯比爾氏如非與中國政府或中國人民有關，則斯氏自然受到治外法權之保障。

哈氏繼稱，本人不由得不作以下之結論，即從其大者選者以觀察英國在遠東方面之僵局，凡屬負責之人，均應向前展望，以求出遠東紛爭之止境。此種止境，必不如薛西爾爵士所言，其影響及危險甚大，不過為求目前戰爭之合理及平等的解決而已。本人希望英國政府將來能得到機會，以調解中日戰爭。依本人所信，求出一妥善辦法，以解決中日戰爭，對中國既公允，對第三國亦無害，此事決非出乎人力以外。

關於歐洲局勢，哈里法克斯稱英法蘇三國政府對於防止「間接侵略」一事，已知其有必要。三國之共同目的，為求出一方式，務令該方式足以防止「間接侵略」，又不致妨礙各中立國家之政策。英法對蘇聯之建議，蘇聯認為不完不備，但蘇聯之建議，在英法看來，又覺其歧途愈遠，故英法談判之延擱，要不過因其問題本身之繁複而已。

哈氏為答覆某議員之質問，途述明英波協定，並

不包摺防止「間接侵略」之條款。又謂，英法談判，進行順利。但澤方面，英政府正予以密切注意，並認定此地將來足以危及歐洲之和平。關於英法向波蘭借款一事，哈氏稱：此中困難，似不宜公開討論，但可得而言者，即此種困難，與波蘭向英國以外之國家籌款一事無關；再此種困難，並不能影響到英波之國交。哈氏最

### 美日商約廢止

英、日東京談判正在進行之際，美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一九一一年美日商約宣告廢止，舉世震動，茲特將其經過及反響，略述如次：

(一)美國廢止美日商約，係於七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是日由美副國務卿賽雅，向日本駐美使館提出牒文通告廢棄美日商約之意，原文略稱：近數年來，美國政府對於美國與外國之現行商務及航海條約，曾加以審核，以期獲得條約上之必須修正事宜。經過審核之後，美國政府認為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華盛頓所簽訂之美日通商航海條約之內，有數項規定應予以新的考慮。基於目前形勢

後，實難各宣傳機關對於英國之譏毀，尤其是關於駐在巴勒士丁英國軍隊之宣傳。哈氏之結論稱，在數週內或數月內，局勢誠屬危險，但英國能團結一致，自知自己之立場，自知自己之武力，相信足以應付一切而有餘。

### 斛泉

之發展，美國為求較為有效的保護美國利益及為利便新的考慮起見，特提出通告，該商約應予廢止，並希望該商約及其附件能於六個月之後失效。赫爾署名。

(二)日本之反響——日本接此通告後，舉國大為驚愕，次日，日內閣閣議，由外相有田報告美國通告廢止美日商約之始末後，各閣僚均相顧茫然，毫無對策，情形至為狼狽，惟仍勉自鎮靜，決由日外務省情報部部長代表日政府表示態度云：「此次美政府對日駐美大使正式通告廢棄美日通商航海條約，事雖突如其來，理由實極簡單。美國政府之「真意」何在，尚不得而知，若依照牒文所云，所謂美國